

[英]安·克利芙丝

姚望



黑乌鸦

一个偏远的小岛，忽然被邪恶染指——你知道该相信谁吗？

RAVEN BLACK



黑乌鸦

RAVEN BLACK

[英] 安·克利芙丝 著

姚 望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乌鸦/(英)安·克利芙丝著;姚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396-3059-5

I.黑… II.①安…②姚…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8131 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08551

RAVEN BLACK by Ann Cleeves

Copyright: © 2006 by Ann Cleeves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he author, c/o Sara Menguc
Literary Agent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Anhu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黑 乌 鸦

[英] 安·克利芙丝 著 姚 望 译

责任编辑:岑 杰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网 址:www.awpub.com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

印 刷:合肥市美格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9.25

字 数:200,000

版 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396-3059-5

定 价: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RAVEN BLACK

主要人物介绍

凯瑟琳·罗斯——安德森中学的学生。

尤安·罗斯——凯瑟琳·罗斯的父亲，任职老师。妻子患癌症去世后，从约克郡搬来设得兰岛。

萨利·亨利——安德森中学的学生，凯瑟琳·罗斯的好友。

玛格丽特·亨利——萨利·亨利的母亲，中学教师。

亚力克斯·亨利——萨利·亨利的父亲，任职于政府野生动物保护相关部门。

马格纳斯·泰特——住在设得兰岛希尔亥德的独居老人。

阿格尼斯·泰特——马格纳斯·泰特的妹妹，多年前病死。

凯特奥娜·布鲁斯——八年前在设得兰岛失踪的小女孩。



RAVEN BLACK

主要人物介绍

吉米·佩罗斯——设得兰岛的警官，案件的主要调查人员。

萨拉——吉米·佩罗斯警官的前妻。

弗兰·亨特——设得兰岛的外来人员，单身母亲。

凯西·亨特——弗兰·亨特的女儿，五岁。

邓肯·亨特——设得兰岛的有钱人，其家族世代以来居住在岛上，拥有土地、渔船、农场。凯西·亨特的父亲。

迈克尔·伊比斯特——建筑商人，经营设得兰最大的建筑公司，设得兰火把节委员会委员。

罗伯特·伊比斯特——迈克尔·伊比斯特的儿子，拥有一艘远洋捕捞船在华尔西捕鱼。萨利·亨利的热恋对象。

罗伊·泰勒——从伊芙内斯临时调来负责设得兰案件的高级调查官。

莫拉格——女警官，萨利·亨利的远房堂姐。

《黑乌鸦》是安·克利芙女士《设得兰四部曲》中的第一部，为她捧得了2006年的邓肯·罗利匕首奖最佳犯罪小说奖。作为英国新生代犯罪小说作家，克利芙尤以流畅优美的叙事和细致入微的人物心理描写见长。

故事发生在英国最北端的群岛——设得兰群岛，北欧海盗曾长时间定居的地方。若有机会乘喷气式飞机从欧洲飞往美国西海岸，不妨从五英里的高空俯瞰设得兰。海浪激荡之中，蜿蜒的海岸线勾勒出大大小小的十余个紫色岩屿——紫色是石南花的颜色，浪移影动，仿佛谁家淘气的孩子随手把一套七巧板抛洒在大洋之间。寒冷的气候环境，雄伟多姿的地质地貌，迷人的海鸟奇观，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融合成了设得兰独特的风土人情。

值得一提的是Up Helly Aa——设得兰一年一度最盛大的火把节狂欢。火把节来源于一千多年前北欧海盗的古老习俗，用来歌颂人们一年来的努力和团结。每年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入夜时分，八百多人的盛装游行队伍手举火把浩浩荡荡穿过勒威克城镇，在海滩上点燃龙骨战船。熊熊火光之中人们载歌载舞，饮酒狂欢，万人空巷。

克利芙早年在设得兰群岛的生活经历让她在处理各种细节的时候显得游刃有余。真实的地名甚至真实的街道，触手可及的真实感盈溢在字里行间。荒凉的高沼地，陡峭的崖壁，雨雪无常的天气，成群的海鸟，神秘火把节，背景和情节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若妙手偶得，不动声色地将悬疑气氛推向高潮。小说读到一半，便动了去设得兰群岛旅行的念头。倘若哪天有幸成行，也许当真会有故地重游的错觉吧，因为早已在书中打过照面。

设得兰群岛只有为数不多的轮渡和航班与外界交通，如同《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的火车和《尼罗河惨案》里的游轮一样，相对封闭的岛上环境为设计谋杀案提供了绝佳场景。在这个居民不满百的小村落，人们彼此沾亲带故，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相互联系着。置身其中

就仿佛住在一个透明的金鱼缸里，谁也躲不开他人刺探的目光和自以为是的判断。难道就真的没有秘密了吗？难道人们真像他们以为的那样彼此了解吗？

冰天雪地里乌鸦在盘旋，少女的脖子上红围巾鲜艳如血。和八年前凯特奥娜失踪的时候一样，凯瑟琳的死打破了小镇居民波澜不惊的生活。克利芙丝用犀利的笔锋切开社区生活一团和气的表面，隐藏其下的黑暗让人心惊。比设得兰的冬天更寒冷孤绝的，是人心深处的疏离隔阂。

书中人物众多，克利芙丝用细腻优美的语言讲述着每个人的故事。丧母的外来女孩凯瑟琳，刻板的小学校长玛格丽特，从小被同学捉弄的女生萨利，个性独立的单身母亲弗兰，出身豪门风流多金的邓肯，潇洒迷人而有恋母情结的罗伯特，孤单寂寞的老人马格纳斯。佩雷斯警官执著的盘查追问，像不速之客突兀地闯进居民们不为人知的内心深处。到底谁是凶手？

对于读惯了传统侦探小说的读者来说，《黑乌鸦》也许不那么像一部侦探小说。里面没有神通广大的福尔摩斯，也没有自负却从不失手的大侦探波罗。没有人知道所有的答案，哪怕是警察和探员。被压抑的欲望与找不到出口的情感、过去与现在、现实与理智纠缠在一起，无关对错，每个人都在艰难地选择着。尽管真相只有一个，每个人眼中看到的却是不同的世界。

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曾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克利芙丝女士交流，询问一些拿不准的字句，每每得到热情耐心的回复。她的鼓励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动力。特别感谢父母对我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作为我的第一读者，他们对译稿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同时感谢学院里老师和朋友们的悉心指点，在此一并致谢。限于时间和水平，译文中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

于复旦

献给艾拉和她的祖父

致谢

对于一个住在西约克郡的人来说，要写发生在设得兰群岛的故事事实非易事。承蒙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才有了现在这本书。在此向鲍勃·冈恩，全体设得兰艺术信托的成员，特别是克里西和亚历山大致谢，感谢勒威克图书馆的莫拉格，感谢白琪和佛罗缇耶关于年轻人心理的见解，再次感谢白琪对我的稿子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这本书缘起菲尔岛，在此特别感谢它和那里的朋友们。你们的帮助让我避免了书中可能的差错。谢谢大家！

 第一章

新年第一天，已是凌晨一点二十分了。马格纳斯还在注视着壁炉架上那只他已故母亲留下的胖胖的钟。在屋角的柳条笼子里，睡梦中的乌鸦不时咂咂嘴咕噜几声。马格纳斯已将火炉用泥煤封好了，桌上摆放着一瓶威士忌和他上次去勒威克时从沙福威¹买回的姜汁蛋糕，这都是给来访者准备的。他不停地打着瞌睡，但不甘心就此上床睡觉，万一这时候恰好有人来拜年呢？只要窗户里亮着灯，就可能有人来访，就会带来欢笑、酒和故事。已经八年没有人来跟他说新年好了，但他一直在等待着。万一今年有人来呢？

屋外万籁俱寂，没有一丝的风声。在设得兰，无风的天气是极少见到的。人们会竖起耳朵，觉得缺少了什么。白天早些时候下过一层薄雪，傍晚时分雪结成轻霜，洁白晶莹，在夕晖里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尽管太阳下山了，但它映着屋里泻出的灯光，依然光彩不减。因为天冷，马格纳斯坐着没有动。卧室窗玻璃上结

1 一个连锁大超市品牌。



的霜更厚，潮湿阴冷，寒意袭人。

他一定是睡过去了。如果他没睡着，早就该听到她们的来访。她们嬉闹着一路走来，他应该能听到她们的笑声和跌跌撞撞的脚步声，从没拉窗帘的窗口看到手电筒晃动的光束。他是被砸门声吵醒的，恍然惊起，梦魇尚未褪尽，但已记不分明。

“进来，进来，进来。”马格纳斯喊道。他费力地站起身来，身体僵硬疼痛。这时防风阳上传来低语声，她们来了。

门打开了，挟着刺骨的寒风，两个女孩儿出现在门口。她们穿着艳丽夺目，好像来自异域的珍奇鸟儿。看得出她们有点醉了。两个人一个金发一个黑发，站在那儿，互相搀扶着。衣服穿得不多，面颊通红，他感觉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气息，仿佛热气一般。金发女孩丰满圆润，看起来更漂亮，但马格纳斯先注意到的却是那个黑发女孩。她的秀发间挑染了几缕莹莹的蓝色。他多想伸手去摸摸那头发啊，但终于还是忍住了。那样会吓跑她们的。

虽然她们已经在屋里了，但他仍然不停地说着“进来吧，进来吧”。此刻，马格纳斯忽然觉得她们一定当自己是个愚蠢的老头，总是毫无意义地重复同样的话。人们总是嘲笑他，说他笨，也许人们没说错。想到这里，一丝笑意爬上他的脸庞。突然他脑海里响起妈妈的告诫：你什么时候才能不那么傻笑？你想让人们觉得你比实际更傻吗？

女孩子们呵呵笑着走进屋来，他紧跟在后面先关了通往阳台的、因为日晒雨淋已经变形了的大门，接着把屋门也关上了，一来为了防寒，二来生怕她们会突然走掉似的。他很难相信这样的妙人儿会来到他的家。

“快坐下吧。”他热情地招呼说。安乐椅只有一把，于是他

又走到桌边拉出两把漂流木做的椅子，那是他叔叔的作品。“姑娘们，喝点什么？一块儿过年吧。”

两个女孩子又咯咯笑起来，坐下的时候闹出不少动静。她们头上缀着亮闪闪的金属饰片，穿着皮草、天鹅绒和丝绸的衣服。金发女孩脚蹬一双及踝短靴，高跟尖头，镶着银搭扣和细链子，亮晃晃的好像没干的柏油。马格纳斯从没见过这样的鞋子，一时不能把目光移开。黑发女孩的鞋是红色的。他站在桌子的首席。

“我好像不认识你们吧？”一番打量之后，马格纳斯想起曾经见过她们打门前走过。他尽量放慢语速好让她们听懂，他有时说话含混不清，发音古怪得就像乌鸦嘶哑的鸣叫。有时候一连几周都没人和马格纳斯讲话，他就和乌鸦说话，教它说些简单的句子。马格纳斯又挤出一句话：“你们从哪儿来？”

“从勒威克。刚参加完除夕夜的狂欢派对。有人开车送我们到旁边路口。正要回家呢，看到你的灯亮着就过来了。”椅子太矮了，金发女孩得仰着头跟他说话。他看到她的舌头和粉嫩的脖颈。她的丝质短上衣从裙子里滑出来，露出和罩衫一样滑腻的皮肤和肚脐。

“要不要来点酒？喝点酒吧！”他望着黑发女孩，急切地说。然而，此刻黑发女孩正用目光徐徐地扫视整个房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作答的是金发女孩。

“我们自己带酒了。”她说着从堆在膝上的梭织肩袋里掏出一个瓶子。酒瓶里还剩大半瓶酒，瓶口塞着木塞。他猜那是白葡萄酒，但也吃不准，因为他从没喝过葡萄酒。看到女孩用洁白的小尖牙去咬瓶塞他吃了一惊，几乎要喝止她。他想象那牙齿会齐根断掉。该主动帮她开瓶子才对，那才像个绅士的样子。然而他只是出神地看着，并不曾动。女孩对着瓶子喝了几口，抬手抹抹



嘴唇，又把酒递给她的朋友。马格纳斯也伸手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抖抖嗦嗦地洒了好几滴在油布上。他举杯和黑发女孩手里的瓶子碰了一下，注意到她涂了蓝灰色的眼影和黑色眼线。

“我叫萨利。”金发女孩说道。她不似另一个那么能忍受沉默。她准是个吵闹的人，马格纳斯想。絮絮叨叨的说话和音乐。“萨利·亨利。”

“亨利。”他跟着念了一遍，这名字听着耳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他和外界隔绝已久，加上脑子一向迟钝，现在思考起来就更加吃力了，就像要看穿茫茫海雾那般困难。轮廓形状能看个大概，但就是看不清。“你在哪儿住？”

“我家就在学校旁边，小海湾尽头的那幢房子。”她答道。

“噢对了，你妈妈在学校教书是吗？”

现在他想起来了，这女孩的母亲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子，大概来自北边的某个岛，安斯特或者耶尔，嫁给了一个从布雷塞来的政府职员。马格纳斯在附近见过她丈夫，开着一辆大型越野车。

“哎，是啊。”她说着叹了口气。

“你呢？”马格纳斯对黑发女孩更感兴趣，眼光一直回闪在她身上，“他们叫你什么？”

“我是凯瑟琳·罗斯。”她终于开口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来说，她的声音略显低沉。低沉而平稳，好像黑蔗糖浆。一时间他忘了置身何处，脑海里全是妈妈做姜汁蛋糕时往面糊里调糖浆的镜头，她会转着勺子把罐里剩余的糖浆刮下来，递给他舔干净。想到这儿他不由舔舔嘴唇，见凯瑟琳正盯着他看心里很是尴尬。她看人的时候眼睛一眨不眨。

“你不是当地人，”他从口音里听得出，“英格兰人？”

“我来这儿一年了。”

“你俩是朋友？”朋友这个念头对马格纳斯来说很新鲜，他可有朋友？他想了一会。“你们是好朋友，没错吧？”

“当然，最好的朋友。”萨利说完两个人都笑了，酒瓶递来递去，两人扬起脖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起来。餐桌上方悬着一只没有罩子的灯泡，灯光下少女的颈好像白色的凝玉。

第二章

再过五分钟就到午夜十二点了，车颠簸着行驶在勒威克市场十字柱附近的路上。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酒气，但还不至于酩酊大醉。借着微醺的酒意，你还能知道自己处在喧闹着饮酒作乐的人群之中。爸爸该来看看的，萨利想。他应该明白没必要那么拘谨保守，说不定他也会喜欢上这儿的。设得兰的除夕夜狂欢啊，能出什么事呢？又不像在纽约或者伦敦，来这里参加派对的很少有生人。

砰，低音贝斯沉重的鼓点从地下升腾起来，辨不清音乐来自何方，她跟其他人一样开始随着音乐摇摆前行。午夜的钟声敲响了，在《忆往昔》¹怀旧的旋律中，她和左右两边的人拥抱。在清醒的片刻，她发现她正抱着安德森中学的一个数学老师，而他看起来比自己醉得还厉害。

再往后发生的事她就记不得了，脑海里只留下些颠三倒四的模糊片断。她看到罗伯特·伊比斯特。他体格健硕，拿了听红色的酒站在休息室门外，朝里面打量着。也许她一直在等他。萨利和着音乐的拍子步态从容地向他走去，摆臀动作好像在跳舞。和

1 原文为Auld Lang Syne，苏格兰方言，相当于英语的Old Long Since，是一首苏格兰歌曲的名字。



他对面站着，没开口但一样充满挑逗。哦，她不会记错，那当然在是调情。她把手搭在他腕上，不是吗？然后像爱抚小动物一样地抚摩他腕上金色的绒毛。若不是喝醉了她决不会有此举动。她压根就没胆量上前跟他说话，尽管几周以来她都在热切期盼着这一时刻，在脑海中构画好了每一个细节。天很冷，但他还是把袖子卷到肘上，戴了块金镯子似的手表。她记得很清楚，那表令她印象深刻。也许不是纯金的，但是对于罗伯特·伊比斯特，谁说得准呢？

随后凯瑟琳过来说，她找到肯让她们搭车回家的人了，至少送她们到乌鸦威克的转弯处。萨利竭力想留下来，但最后一定是凯瑟琳占了上风，因为等她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置身汽车后座上了。好像是做梦一样，因为突然之间罗伯特也在那儿了，紧挨她坐着，他的牛仔裤蹭着她的腿，他裸露的前臂搭在她的颈后。他呼出的酒气令人作呕，但萨利知道自己决不能吐，决不能在罗伯特·伊比斯特面前吐。

还有一对儿也和他们一起挤在后座上。萨利认识他们：男的是从南大陆来的，眼下正在阿伯丁读大学。那个小姑娘嘛，家就在勒威克，是吉尔波特·贝恩医院的护士。两人纠缠在一起，如胶似漆。那家伙整个压在女孩儿身上，不住地轻咬她的唇、颈和耳垂，然后张大嘴巴好像要把她一口口吞下去似的。萨利把头侧向罗伯特，他吻了她，动作轻缓而温柔，不像小红帽里的大灰狼，让她一点都没有被吃掉的感觉。

萨利坐在驾驶员座椅正后方，看不清开车人的模样，只能大概看到他的头和裹在皮衣里的双肩。他一路无言，既没同坐在他旁边的凯瑟琳交谈也没答理萨利，也许他不太情愿让她们搭车吧。正当萨利想跟他寒暄几句以示友好时，罗伯特又吻了她，这

吻占据了她的全部注意力。车里没放音乐，只听到发动机刺耳的噪音和旁边扭动着的两人的口水声。

“停车！”凯瑟琳开口打破静默。声音并不大，但因其突然大家都愣了一下。她的英格兰口音让萨利觉得有些生硬。“就停这儿。我跟萨利就在这儿下。不然你就送我们到下面学校那里。”

后排座上的大学生暂时从护士身上离开，抢着说道：“嘿，那可不行！那样我们就错过参加派对的时间了。”

罗伯特说：“跟我们走吧。一块儿参加派对去。”

这话实际上是对萨利说的，一个充满诱惑的邀请。然而凯瑟琳却先开口拒绝了：“不行，我们不能去。萨利现在已经该回家了。如果我们不赶快回去，她爸妈要出来找她的。”

萨利怨恨凯瑟琳代她答话，但承认她说得没错。现在还不能把事情宣扬出去，要是妈妈知道了她今晚的去向，非发疯不可。萨利的爸爸比较通情达理，妈妈则很专制。魔法消失了，一切重新回到现实。她从罗伯特怀里抽出身来，越过他下了车。外面意想不到的冷，她感觉头轻飘飘的，有种莫名的愉悦，好像又喝了杯酒似的。萨利和凯瑟琳并肩站着，看着汽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

“都是混蛋。”凯瑟琳骂道，那种充满怨恨的语气不禁让萨利怀疑她和司机之间发生了什么。“他们该多捎我们一程的。”她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手电，照亮了眼前的路。凯瑟琳总是这样考虑周详。

“不管怎么说，”萨利笑里带着感伤，“这晚上过得不错。真他妈不错。”她把背包抡上肩，感觉有东西重重地打到了屁股。她从背包里找出了一瓶已经启封了的葡萄酒，瓶口塞着木塞。这酒是哪儿来的？萨利是一丝一毫的印象也没有了。“看，回家的路上咱们有伴了。”她把酒拿给凯瑟琳看，想让她振奋一点。

两人咯咯笑着，一路跌跌撞撞地沿着结冰的路面走下去。

一个亮着灯的窗口仿佛凭空出现在眼前，两人一惊。“该死的，我们走到哪儿来了？怎么还不到。”凯瑟琳头一回显出了焦虑的神色，有点拿不定主意、辨不清方向了。

“到希尔亥德了。那是堤岸最高处的房子。”

“里面有人住？我还以为是幢空屋呢。”

“有个老头住在里面，叫马格纳斯·泰特。大家都说他脑子有毛病。一个离群索居的家伙，据说最好离他远点儿。”萨利说。

凯瑟琳现在不怕了，或者只是装出胆大的样子。“这么说来他现在是个人，我们该过去跟他问声新年好才对。”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他脑子不对劲。”

“你怕了？”凯瑟琳说，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我是害怕了，鬼知道怎么回事，萨利心里想着却不承认：“别胡说。”

“你敢吗？”凯瑟琳从萨利的包里取出酒对着瓶子喝了一大口，又盖上塞子放回去。

萨利跺跺脚，对在这种大冷天还待在外面感到荒谬可笑。“咱们该回去了。像你说的，我爸妈还等着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早给邻居拜年去了。走啊。你敢去吗？”

“我不自己去。”

“好，咱们一块儿。”萨利不知道这是凯瑟琳一开始就设计好了的，还是她自取其辱。

房子离公路有段距离，中间没有像样的路。两人摸索着向房子走近，凯瑟琳的手电照到了灰色石板岩的屋顶和阳台一侧的堆积的泥煤。她们嗅到烟囱里冒出的烟味了。木质的阳台门上油漆斑驳，一块块绿色仿佛未愈的伤疤。